



戎马书生
柔情慈父

成健 著

将历史还给历史
将鲁迅还给鲁迅

大师光环下的
真实 鲁迅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戎马书生
柔情慈父

大师光环下的
真实 鲁迅

成健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戎马书生 柔情慈父：大师光环下的真实鲁迅 / 成健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317-3533-5

I. ①戎… II. ①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7361 号

戎马书生 柔情慈父：大师光环下的真实鲁迅

作者 / 成 健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装帧设计 / 锦色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13 千

印 张 / 9.75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33-5

定 价 / 38.00 元

前言：无饰的，才是真实的 1

第一辑 舌尖上的鲁迅

有争议的酒量 3

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10

走进咖啡店 15

曾经是个水果控 20

下馆子不等于奢侈 25

鱼，我所欲也 31

吃在广州 37

一碗炒饭下酒 42

故乡的味道 47

糖的诱惑 52

江南一煮夫 56

第二辑 时节上的鲁迅

新年的梦想 63

清明时节 67

端午的“钱”景 72

月到中秋分外明 77

难忘今宵 81

40℃的煎熬 86

最后的十月 92

第三辑 情感上的鲁迅

一本人情账 99

父爱的年轮 104

“景宋”的由来 110

一盆文竹里的柔情 114

最浪漫的事 117

谁知寸草心 120

北方是伟大的 124

无法排遣的乡愁 130

第四辑 生活上的鲁迅

烟是戒不掉的 135

见或不见 141

第一次买房子 147

装修，又是装修 152

口袋里的一元钱 157

温暖的火炉 161

两个人的五十大寿 165

一年才理几次发 170

戎马书生的风采 174

心如大海 178

第五辑 细节上的鲁迅

与车夫的几件小事 185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191

捐款 196

拒写招牌 200

书里人生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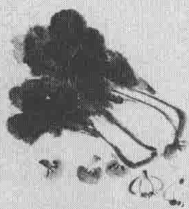
一支金不换 217

回眸时看小於菟	220
与属蛇无关	224
三十三件快事	228
原地不动的官儿	235

第六辑 文坛上的鲁迅

对课也是课	243
标点咋就不算钱	249
“马上”日记	255
母亲是张恨水的粉丝	259
小说中的小偷	264
诗词里的秋天	269
婉曲的批评	273
对得起那份顶薪	276
1935：翻译年	282
仰望诺贝尔奖	288

后记：永不远的往事	293
-----------	-----



第一辑

舌尖上的鲁迅

有争议的酒量
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走进咖啡店
曾经是个水果控
下馆子不等于奢侈
鱼，我所欲也
吃在广州
一碗炒饭下酒
故乡的味道
糖的诱惑
江南一煮夫

有争议的酒量

从古到今文人多善饮，相比之下，鲁迅并不算“酒负盛名”，但他的人生却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闪现出真性情、大智慧的光芒。

在鲁迅自 1912 至 1936 年这二十多个春秋的日记中，凡有酒事几乎每回必记，或自饮，或公宴，或朋友相招，或治饌待客……他自谓没有酒瘾，喝酒也不挑，白酒、红酒、黄酒、啤酒之类都喝。

鲁迅的酒量很难考证。据鲁迅日记，一天晚上，他去看望一位朋友，“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后当谨之。”又一次，“夜失眠，尽酒一瓶。”

这些还都不是鲁迅饮酒最多的纪录。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记述，1925 年端午节下午，他喝了烧酒六杯，葡萄酒五碗……据说当时鲁迅并未醉倒，只是有了七八分酒意。此番纪录曾引起质疑，是否虚夸不得而知。

曾与鲁迅在厦门大学共事的沈兼士回忆：“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地喝，以后又觉

得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与创造社作家郁达夫交往甚多，经常一起宴饮。郁达夫则认为，鲁迅的酒量并不大，只是老爱喝一点。

二弟周作人对鲁迅酒量的判断与郁达夫大致相同：“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

以上关于鲁迅酒量的回忆，其实都不算错，因为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遇上不同对象，喝酒的状态肯定不一样。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是不怎么喝酒的。日本的清酒不好喝，不喝也罢；葡萄酒和啤酒很便宜，也不喝。周作人也不明白鲁迅那时为什么对酒不感兴趣。

许寿裳这样说起鲁迅：“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鲁迅也曾劝诫朋友不要贪杯，而且十分鄙视那些纵酒无度、丑态百出之徒。如1913年5月5日日记记录：“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

照鲁迅本人的说法，有时喝醉是因为有人劝酒，看来他也是性情中人，喝起酒来属于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那种。他说：“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因此，鲁迅给别人的印象会出现较大偏差，甚至会形成片面的结论。30年代初鲁迅在上海时已年届五十，酒量早就不在巅峰状态；或许，他是因为身体原因在饮酒方面加以控制了。

但在这之前，鲁迅确实在喝酒方面缺乏自律，经常借酒浇愁，有时也一人独酌。有一次他大病一场，接连好多天只能以粥为主食，但略觉好转后，竟喝起酒来。1925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应该说，鲁迅的这段自我检查分析十分中肯。

1925年9月，鲁迅去医院做了体检。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其实无病，自这几天经医生检查了一天星斗，从血液以至小便等等。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睡觉太少之故。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

鲁迅酒品爽直，杯酌之间透着一股会稽豪士的气概。在北京期间他就已因喝酒而伤胃，后来又因支气管及肺部疾患，医生严肃告诫他勿再喝酒。许广平则曾坦言不敢劝老师戒酒，但希望能自爱节饮。鲁迅在信中回复说，他到厦门后酒已喝得极少了，体质和心境都较前大好。

30年代初在上海，鲁迅在一些场合也会喝酒。他喝酒不太喜欢用细小的酒盅，而是用碗。萧红回忆说，有一天鲁迅在家里和朋友对饮，他“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边”。

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两年肺病加重，不时有性命之虞，他这才下定决心，基本上戒了酒，为了所爱的人们而努力好好活下去。

酒，是心情的引子。饮酒总会引发感情的流露和情绪的宣泄，鲁迅就自认“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他素来爱憎分明，若性情不

投之人相邀，或是逢场作戏的公宴，他常拒而不赴，或半途告退。若朋友相聚，酒逢知己，则开怀畅饮，以致大醉；孤寂之时，借酒浇愁，只为麻醉自己，也会酩酊；逢年过节，添酒治肴，聊以寄托乡思，但愿长醉不醒；目睹黑暗现状，在抗争中绝望，又在绝望中抗争，更是酒已干，言难尽，意不平。

酒，也是鲁迅笔下频繁出现的意象元素。鲁迅诗中，有早期“兰艘载酒橹轻摇”的轻快恬适，亦有“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芋，微醉自沉沦”的愤世嫉俗；有“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的深广忧思，亦有“漏船载酒泛中流”时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孤独抗争。

鲁迅小说中也再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游子落魄归乡，在一家酒楼上与旧友相逢，两人在怀乡和潦倒的愁绪中相对举杯，共谋一醉。

鲁迅写小说，有些情景和细节未曾体验过，如打麻将、坐监狱。当《阿Q正传》写到阿Q被捉时，鲁迅写不下去了，他竟然“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幸而，这仅仅是一种想法而已。

酒，还清晰地映现出鲁迅“荷戟独彷徨”的影子。在那个风雨飘摇、寒凝大地的年代，一个清醒的灵魂必然是痛苦的。许多先觉者面临着或反抗或沉沦的选择。为了唤醒民众，鲁迅没有逃避，他那振聋发聩的呐喊至今仍让人深深震撼。

鲁迅曾因为酒而遭到非议和攻击。1927年，刚到上海的十几天里，鲁迅“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作为文艺界重量级人物，鲁迅初来乍到难免有许多应酬，这完全是正

常的，而且这种现象在一段时间过后会渐渐消停。

但时隔不久，创造社就一面宣传鲁迅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诬栽他有杀戮青年的主张。有人矛头直指，说他“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创造社的画家叶灵凤在其主编的《戈壁》杂志上，发表了一幅题为《鲁迅先生》的漫画，画中有个大酒缸，上面伸出几只手来，分别挥舞着炸弹、狼牙棒、小说集等“武器”，发出“救救老人”的呼叫，并加注“小说旧闻抄”“有闲阶级”“先驱”“权威”“呐喊”等文字，讽刺鲁迅是“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这一图文并茂的刻薄攻击，自然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应。

为此，鲁迅先后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坛的掌故》等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反击。1933年初，郁达夫题赠七绝一首给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在鲁迅的交往圈子里，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极少的可以推心置腹的作家之一。这首诗以“醉眼朦胧”入手，借题发挥，解析了鲁迅的复杂心态和强大人格。

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鲁迅当年又似乎给许多读者留下了贪恋杯中之物的印象。直至1934年年底，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还提及：“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但纵是喝酒，也无可非议，战士的生活里也有吃喝玩乐。鲁迅在《两地书》的第一封回信里就曾说过：“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

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

鲁迅还跟许广平说过：“喝酒是好的，但也很不好。”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又确是一种辩证的态度。在黑暗年代，在醉与醒之间，或抗争，或彷徨，或麻醉，或沉沦，由此构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复杂与多变。

鲁迅既赞赏金刚怒目式的直面抗争，也很能理解阮籍式借醉佯狂来保护自己的处世态度。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番演讲中，深刻剖析了阮籍狂诞自傲的背后强烈的愤时忧世。他还指出：“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倚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

林语堂这样素描鲁迅：“路见疯犬、癫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于是鲁迅复饮……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

鲁迅与林语堂在北京教书时相识，1926年，鲁迅经林语堂引荐南下应聘于厦门大学，此间两人的友情愈加深厚，鲁迅也表示要为厦大好好做点事，这才不至于辜负了林语堂的好心相邀。在上海，鲁迅和林语堂也曾交往甚欢，但至1929年8月，在一次酒宴上，因北新书局的事情，两人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尽管鲁迅与林语堂之间有过误解，但在同时代人中，彼此仍可称得上是难得的知己。林语堂对鲁迅

的这番评价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借其醉态，揭示鲁迅对时势的忧愤、对自我的麻醉、对丑恶事物的轻蔑且决不留情，而自身则深陷于孤独、失落和狂放的境地难以自拔。

重读鲁迅，最好是月夜窗前，树影婆娑，杯酒在手，如与之对谈。

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说到喝茶，鲁迅素来随意而简单，不像有些文人把它当作一种烦琐的仪式。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少年时代，家里总是“大茶几上放着一把大锡壶，棉套之外再加草囤，保护它的温度，早晚三次倒满了，另外冲一闷碗浓茶汁，自由地配合了来吃”。留学日本期间，虽没有那样的大锡壶，但一年四季，鲁迅的住处总生着火炉，为的是保证随时有开水，随时冲茶喝。寄居北京绍兴会馆那些年，他“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其实说是放“一点”茶叶，可能不够确切，鲁迅喜欢喝浓茶，在东京，他一星期就要消耗四两茶叶，这个数量可不算小。

鲁迅喝茶就是如此简单。因惯于通宵写作，他经常半夜三更冲上一杯茶，也曾有人赠以精致的茶具，可是他弃而不用。不过鲁迅也有底线，就是冲茶的水一定要开，否则宁可不喝。1926年秋在厦门，学校供应的开水疑似从不烧沸，鲁迅写信给许广平时称：“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